

論析北洋水師的負面評議

Discussion of negative arguments of the Beiyang Fleet

黃征輝 By: Jeng-huei HWANG

提 要：

- 一、歷來對北洋水師的負面評議大多來自「非海軍出身」的學者，他們難免會因「隔行如隔山」的限制而產生偏差。
- 二、本文以海軍專業角度出發，深入探討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的戰術與戰法、超級鐵甲艦定遠主砲「梯列砲陣」(en echelon)的設計是否允當、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濟遠艦艦長方伯謙的功過，以及數項存在已久，似是而非的批評。
- 三、本文目的在釐清歷史真象，還北洋水師一個公道。

關鍵詞：近岸作戰：軍艦運用岸防設施的協同作戰。近海作戰：軍艦在岸置觀通系統有效範圍內遂行作戰。遠洋作戰：軍艦駛出岸置觀通系統的涵蓋範圍自力作戰。主體：海軍護航作戰的專有名詞，代表被護航的運補艦艇或船團。梯列砲陣：亦有學者稱「砲塔斜置法」，然應譯為「梯列砲陣」。

Abstract

1. Most of the negative arguments of the Beiyang Fleet were mostly from non-naval intellectuals who inevitably have deviated thoughts because their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 makes them feel worlds apart.
2. In this article it will be more from the professional naval points of view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of the war tactics and methodology used by the Beiyang Fleet in Battle of the Yalu River, the adequacy in applying en echelon in Super Ironclad Warship,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Jiyuan Warship controversial captain---Fung Bo Xian, and several long existed paradoxical criticism.
3.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larify the truth of

註1：〈馬幼垣：甲午海戰中日軍力比較〉，人民網，<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n/2014/0218/c372329-24394805.html>(2014/02/19)。

the history and give justice to Beiyang Fleet.

Keyword: Brown-water combat: battleships combat by applying coastal defense facilities. Green-water combat: battleships combat within the on-shore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effective range. Blue-water combat: battleships combat out of the on-shore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effective range Main body: protected carriage ships or battleships. Echelon formation: also called “en echelon”, can be translated as “Echelon”.

壹、前言

首先要聲明撰寫此篇專文的動機，絕無對研究甲午戰史的先進前輩們有任何不敬。筆者想要說明的是：學海浩瀚，各行各業各有其專業的知識與技能。

其次，本小節(壹、前言)的內容基本上和本文主題無關。乍看之下，讀者或許認為筆者在自吹自擂，然而這是「不得不」的權宜之計。因為本文在反駁國內外知名的先進與前輩們——我心裡清楚地明白：沒有足夠的專業度，本文的「論析」就難有說服力。

所以，請容我在此造次，也請各位多多忍耐。

在我二十餘年的寫作生涯中，結識了許多軍事專家，如某某報社的軍事記者、某軍事雜誌的社長、總編，講起這些專家在國內的知名度，偶爾會受邀上電視發表與軍事有關的談話；和他們聊起軍中的裝備、性能……，老實說連我都要自嘆不如啊！

可是，我心底又很清楚，他們熟知的只是文字部分。比如談到基隆級軍艦，他們對艦上的裝備與配賦如數家珍——使用哪類飛彈

、何種火炮、聲納型式、雷達種類、戰鬥系統能力、美國服役的歷史……，每每講得我暗自佩服。

不過，雖然我對基隆級軍艦的裝備並不熟諳，您能據以批評我是門外漢嗎？

只要告訴我基隆級軍艦「艦載聲納」的頻段——單就這一項資料，我便立刻清楚那安裝在船底的聲納音鼓大約的體積、發出聲波的聲音、在臺灣周遭海域可能遭受的限制，以及在什麼天候海象狀態可能偵測到多遠的目標。

然而對於一個外行的「文字」專家，他們熟知的就是聲納型式與性能的各種「數據」。

舉一個實例。某軍事記者能夠說出某聲納的「儀器偵蒐距離」是4萬4千碼——不容易了；可是，當我和他聊天時才發現，就他的觀念，似乎進入4萬4千碼的潛艦都「很容易」被此型聲納偵測——你覺得這想法正確嗎？

假如你是海軍兵科軍官，肯定會明白，這就像學習英文，連「A、B」兩個字母都分不清楚。

再舉一個實例。有位軍事小說家寫到海

戰過程中的一段——某軍官因暈船而在戰情室吐了一地——看到這，你能找出其中的問題嗎？

我「極度容易」暈船，甚至在任職獵雷艦艦長時抱持「船動我不動、我動船不動」的大原則。然而某天晚上出海，預計第二天早上趕到操演區配合其他戰艦演訓。那天風浪奇壞，一出港我就被擺平。之後越離開岸邊，艦體晃動得越厲害。晃到後來都讓我擔心起來：天啦，船會不會翻啊？半夜我因極度擔心而來到駕駛臺，只見海面一片漆黑，眼前沒有一丁點星光，冥冥暗暗的世界除了怒吼的狂風，就是暴雨般的碎浪。航行值更官抱著垃圾桶在嘔吐，瞭望兵像蝦子捲在地板上——即使瞧見艦長，他們也只能勉強撐了幾分鐘，之後便又像放棄求生意志而分別躺下。整整一夜，我嚇得沒敢離開駕駛臺。從頭到尾兩眼警戒地注視著海面，腦海裡一再回想船藝課程中老師所教的「翻船前的種種徵兆」。可能那一晚，我是艦上唯一沒有暈船，腦袋還能保持清醒的人。也因為經歷過這件事，我非常清楚處於「高度壓力」之下「非常非常」不容易暈船。

別以為只有我如此。我聽某艦長說，中美斷交後的第一次前線運補任務，他擔任陽字號副值更官。由於當時謠傳中共將會對運補船團展開攻擊，啟航前艦長再再叮嚀要加強訓練、加強作戰準備以防中共突襲。那趟任務全艦官兵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支隊通過海峽中線以後，絕大部分的士兵都抱著救生衣守在備戰部位而不敢睡覺。當晚月黑風高、海象特差，他前往「五一砲」查更。來到艦艏，打開砲門一看，只見戰備紅燈下

閃著十餘雙「惶恐不安」的大眼盯著他！再想想「冬防期間、前線運補」，海軍都會清楚，那是何等的風浪啊！結果卻沒有一個人暈船。

明白了嗎？對於沒有實務經驗的文字專家，他們只在比較誰史料蒐集得多、蒐集得廣；再努力一點，就是仔細閱讀蒐集的史料、有系統地整理、牢記在心。可是，他們的實務經驗呢？

對不起，研究甲午戰史的先進前輩們，不是你們心存偏見，更不是你們愚蠢，反而，我想對你們的努力致上十二萬分誠摯敬意。可是，我又不得不指出：我們之間有一個小小卻牢不可破的差異——實務經驗。

除了實務經驗，我還有一項職業軍人少有的能耐——小說創作。從35歲意外跨入寫作領域至今，我寫了25部長篇小說。小說家必須具備什麼樣的能耐？設身處地想像小說人物所處的環境，並預期他可能的、合理的反應。我很能靜靜地坐在書房裡，想像那些我從不曾面對的困難、從不曾處過的環境，思考小說人物的心情轉變，然後把它合理化、故事化。

或許我比各位先進前輩資質魯鈍，也比各位先進前輩懶散隨興，可是對不起，我比你們更有資格談甲午海戰。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隔行如隔山！

貳、日清海軍戰術戰法檢討

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保守的戰術與錯誤的戰法，是長期以來最為史學家所詬病的問題。撇開什麼戰術與戰法才是正確的，我們

不妨先談一談海軍對這些問題的考量原則。

一、海軍制定戰術、戰法的考量原則

(一) 高層的戰略指導軍種的戰術

別以為所有戰爭都是傾巢而出、全力殲敵。一場戰爭要怎麼打，首先要問「高層的戰略指導」是什麼？好比說臺灣目前的戰略是「防衛大臺灣」。基於此，我們所有建軍備戰、戰術想定，都要符合「防衛」的大原則。假設日後我們和菲律賓發生衝突，儘管對方武力遠比我們差，臺灣也不可能派遣陸戰隊搶灘登陸菲律賓、攻佔馬尼拉—因為這根本就不符合我們的國家戰略。

或許某些將領為了「設想周全」而做出類似的作戰計畫備案，然而，可能執行嗎？軍種只能「聽命於上」，不可能制定國家戰略。而開戰之初，指揮將領首先要問的就是：上層的指導戰略是什麼？

(二) 知己知彼策定軍種戰術

有了高層的戰略指導，接著就是知己知彼。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擬定適切的「戰術」作為，並以全力達成「實現戰略」的最高目標。

什麼是知己知彼？最基本的研究就是雙方兵戰力比較—敵人有什麼、我們有什麼。這道理並不深，就如同老闆要你在臺北市信義路鼎泰豐附近開小籠包店，戰略是搶鼎泰豐的生意—接到這任務，你會先研究什麼？

鼎泰豐的用餐環境、服務水平、菜色口味與價格—知彼，以及你自己準備在哪兒租店、月租多少、如何裝潢店面、訓練服務員、進貨與生產流程、確保品質、成本—知己

。等到查清楚上述的「知己」與「知彼」，你才能選定某一種「戰術」（好比說「低價取勝」），使得新店的條件優於鼎泰豐，如此才有可能達成老闆交代的使命。

若是逕自莽莽撞撞、帶頭就往前衝的勇夫，十之八、九會得到壯烈成仁的結果。

(三) 戰具左右戰法

知己知彼選定了適切戰術，接著才能再依據手頭擁有的資源策定妥當戰法。

戰法主要侷限於戰具。好比說執行暗殺任務，經過明察暗訪，你清楚目標沒有保鏢、隨身沒攜帶武器，這時交給你一把武士刀，你就必須出現在目標面前進行肉搏戰。但如果交給你一支長程狙擊槍，你必然會隱匿在遠方的暗處，不露痕跡，避免與目標「面對面接觸」地執行暗殺任務。這就是「戰具左右戰法」最明顯的範例。

二、甲午海戰日清海軍考量

(一) 高層的戰略指導軍種的戰術

請問甲午戰爭時，日清雙方的戰略指導是什麼？

日本是侵略、佔領朝鮮、進擊滿清。

清朝呢？不就像今天的臺灣—防衛？即使北洋水師擁有優勢兵戰力，朝廷可能容許他們消滅日本聯合艦隊，再一路攻略東京，把日皇抓起來當戰犯？對不起，搖搖欲墜的清朝連自保都有問題，哪有主動攻擊的謀略？

(二) 知己知彼策定軍種戰術

1. 日清海軍軍力比較

對於甲午海戰中的知己知彼，如今的學者專家們幾乎已有共識²：甲午開戰之初，

註2：〈馬幼垣：甲午海戰中日軍力比較〉，人民網，<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n/2014/0218/c372329-24394805.html>(2014.2.20)。

日本聯合艦隊的戰力「優於」北洋水師。

日艦火炮瞄得快、射速快，再加上航速又快，就成了甲午海戰決勝的關鍵因素。這道理就像現代的足球比賽，日本球員年輕氣盛，跑得快、瞄得準、射球的頻率又高。至於中國球員個大體粗，行動遲緩、喘著氣、吃力地跟隨日本球員東轉西轉，好半晌才猛然射出一球。

甲午海戰誰勝誰敗，戰爭未開打，雙方戰艦的性能—航速、火炮射速、火炮轉速，已經決定了泰半。至於此劣勢又該由誰負責？北洋水師嗎？或是內鬥不休的朝廷？

2. 日清海軍戰術比較：

對於戰場指揮官，前述兩原則（戰略、知己知彼）會牢牢框住他的行為和思想。不要試圖掙脫束縛，否則下場就是韓戰時期的麥克阿瑟。

假如民主開放的美國都如此，專制保守的東方何能例外？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甲午開戰之時，日清雙方所採取的戰術：

（1）日本：

日本是優勢兵力，戰略是侵略、佔領朝鮮、進擊滿清—如果你是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你會如何制定艦隊戰術？

基本大原則—海戰支持陸戰；而為了維繫陸戰的登陸與後勤補給，因此要確保北洋水師無法攻擊日本運輸船團。如何確保？當然是殲滅北洋水師。

由於日本是優勢兵力，所以可以「分」。又因為目標是消滅對手，所以要主動尋找戰機，並追擊可能脫逃的敵艦，因而以艦船

航速的「快、慢」來區「分」是基本原則。也因此，日本聯合艦隊分成航速較快、火力較弱的游擊隊，以及火力較強、航速較慢的本隊。而接戰之初必定是航速較快的游擊隊發動攻擊，收拾戰場的責任則交給緊跟在後的本隊—不太深奧的戰術思想，也是日本聯合艦隊採取的基本戰術構想。

某些學者把伊東佑亨說得像戰神一樣，我覺得大可不必。例如我在獵雷艦艦長任內，某次參加次海上實兵校閱，總共12艘大小戰艦編成簡單的單縱隊（一條直線），出海只做了一次實兵演練，當晚返港的檢討會就決定支隊分成快、慢兩小隊。某些事情在外行人眼中看起來頗為高深，其實沒什麼大學問。快、慢艦隊編組在一起，只要出海實際操演一次，就會清楚裡面有許多困難。

（2）清朝

北洋水師是弱勢兵力，戰略是保守的防衛—如果你是丁汝昌，你的戰術原則是什麼？

這問題我問過許多同仁，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樣。然而，不管你如何思考，我建議你應先查清楚丁汝昌所處的大環境，以及當時艦隊的狀況。例如有人說：丁汝昌應善加利用魚雷艇。做出這批評之前，能否請問：你瞭解北洋水師魚雷艇的詳細性能嗎？

好比說總共有幾艘、艇齡、魚雷配備、魚雷如何定深（或無法定深）、魚雷射程、魚雷艇的排水量、淡水存量、能耐幾級海象、官兵訓練水平……等？如果不瞭解這些資料，要如何決定魚雷艇的正確運用方法？也假如你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並有若干想法，我敢保證，不管你建議採取什麼戰術，只要最

後戰敗，負面的批評便會排山倒海而來。

也有人說：清朝應集結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福建水師所有的兵力，或許與日本聯合艦隊還有一搏。有這「理想」的讀友，你應多讀一點史書，然後想一想當年存在以下的現象：

A. 日本喊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發動甲午戰爭。

B. 馬尾船政學堂存在「日本贏了也不錯」的說法。

C. 甲午陸戰階段，一大群中國人民推著板車，搶著擔任日本軍隊的「軍夫」。

D. 很大一部分中國人民認為這是「皇權保衛戰」，他們不願意為清朝效命。

E. 旅外華僑接受媒體訪問時，普遍表示毫不關心、絕不會返國參戰的心態。

總而言之，那時的清朝腐敗、混帳到了極點，民間對日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千萬不要拿今天中國的民心與士氣，去批評甲午戰爭時的諸般作法。

誰不會放馬後砲？批評容易啊，你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你是丁汝昌，你的戰術原則是什麼？

這問題我想了很久很久，最後只得到四個字—合則力厚！只有這四個字，再也想不出其他。想「分」嗎？憑什麼分？又拿什麼分？仿倣日本聯合艦隊依航速分成兩隊？北洋水師的「快」，可能比日本慢的本隊還要慢（不要單單比較雙方的「艦船諸元」，請考量北洋水師艦船老舊、年久失修的問題）。就算勉強能快過日本吧，北洋水師又想要追誰呢？也因此，北洋水師不管航船快慢，

「大家集結在一起」，而且是「一起穩妥地移動」，基本上符合「合則力厚」的大原則。

別忘了殘酷的戰場，勝利經常屬於「多欺寡、強凌弱」的一方。

除了「合則力厚」，再進一步，也如我在海軍指揮參謀學院，期末「臺海作戰」戰術想定中的堅持：我們不具備遠洋邀擊的能力，而應以近岸作戰為主—這是弱勢海軍的悲哀，也正是北洋水師所採取的戰法。

不要批評我「貪生怕死」。誰不想勇敢？當對手拿著武士刀，我赤手空拳，對不起，我轉身拔腿就跑。可是，如果轉身回家拿了把槍，試試看，是我勇敢或拿著武士刀的對手勇敢！

做個成仁取義的烈士，悲壯啊！

雖然悲壯，但是容易。

難的是大敵當前猶能竭盡全力，再帶著部屬活著回去！

（三）戰具左右戰法

黃海海戰開戰之初，因北洋艦隊的編隊採取橫隊，就放言批評北洋水師戰術低劣、思想落後、行動愚蠢的學者專家「大有人在」。先講句不客氣的話，在我眼裡這是「最外行」、「最不入流」、「最不負責」的批評。

假如解釋給海軍的同仁聽，幾句話他們就懂。然而，今天要讓廣大的讀者群瞭解，請容我從頭細細述說。

1. 戰艦的定義：什麼是戰艦？

基本上有三個條件：To float（漂浮）、to move（移動）、to fight（攻擊）。

而此三者的重點，當然是最後一項：To



圖一 帆船時代的戰艦—發揚舷側火力

資料來源：〈船型介紹15〉，玩樂天堂，<http://www.pockylan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50> (2014.2.20)。



圖二 清朝「海鏡清」炮艇

資料來源：〈獵殺非洲豹〉，IDO社區，<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811/show1135844c30p1.html> (2014.2.20)。

fight。也就是如何在艦上安裝「更具殺傷力」的武器—這才是決定戰艦演變的關鍵因素。

其次，不管什麼樣的複雜裝備，其發展必定會經過一段「由簡而繁」的演變過程。

不要站在今天這個「繁」的階段，回頭嘲笑往日那個「簡」的時代。

2. 戰艦的演變過程：

(1) 帆船：

早年帆船時代，火砲的製造技術還停留在小口徑砲管。因而那年代的戰艦，都是在兩舷安裝數十門原本陸用的小口徑火砲。那

時的海戰，講究的當然是「發揚舷側火力」（如圖一）。

後來火砲的製造技術日益精進—砲管越來越長、口徑越來越大、射程越來越遠，終而發展到「砲管」的長度無法「橫置」船上，於是就出現了砲艇。

(2) 砲艇：

砲艇的基本構想就把一門陸用大砲，安裝到船的主甲板，也類似北洋水師所稱的「蚊子船」。至於大砲的安裝位置，以位於「駕駛臺前方」、「平行船舢線」、「砲口指向艦艏」最為理想。因為這位置的火砲易於讓艦長親自執行「火砲瞄準」（作戰時艦長站在駕駛臺的「正中」位置，「艦艏」盡頭的「尖點」就成了瞄準目標的「準心」）（如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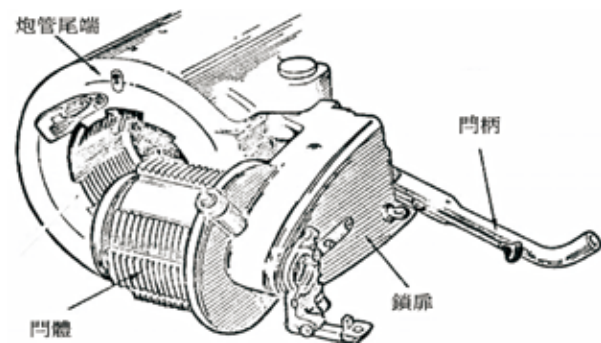
如圖二，是典型的砲艇，看起來很可笑，因為砲管無法左右轉動，射擊時必須靠船的運動瞄準目標—想來十分荒唐，然而別忘了，這是一個「由簡而繁」的過程。另外，外行人可能難以理解，即使在今天，軍艦仍存在以「艦船運動」就射擊位置的戰法。例如魚雷發射管固定與船舢線呈45度夾角，水面艦攻擊潛艦最後的射擊階段，不是以人力旋轉發射管，而是以艦船運動的轉向達成發射管「對正」目標。

艦船轉向是很難、很慢的動作嗎？不，那非常容易。因為作戰時艦船第一個標準處置，通常是把航速提升到極致的「戰速」。航速越快，轉向的速度越快，運動也就越敏捷。記得電影「賓漢」中戰船作戰的畫面嗎？指揮者喊了聲「戰速」，擊鼓的速度頓時



圖三 獵雷艦

資料來源：〈馬英九出兵菲律賓〉，多維新聞，<http://www.dwnnews.com/public/list/print.php?id=59176777>(2014.2.20)。



圖四 螺式砲門圖示

資料來源：〈美軍的迫擊砲上的螺紋起什麼作用〉，鐵血社區，http://bbs.tiexue.net/post_6868714_1.html(2014.2.20)。

加快。等到戰爭結束，指揮者喊「停」，整排奴隸便放下船槳，氣喘如牛、東倒西歪地倒在座椅上。

現代軍艦也有戰速。例如陽字號的前進速率分別是「進一」、「進二」、「進三」、「進四」，以及「戰速」。「戰速」比「進四」還要快，引擎的速率推至極限，非常耗油，對輪機裝備也不好，因而平時不准使用。

除了戰速，為了加速艦船轉向，蚊子船的船體設計也有學問—短、淺、平底，外觀看起來像「熨斗」。類似的船型設計仍存在

於今日。好比說現代的獵雷艦(如圖三)，基於任務特性而要求高度的「運轉能力」，所以船體也是「短、胖、平底」的設計。

(3) 砲艦：

砲艇有它的時代功能，也有一定的作戰能力；當然，它不能滿足現代海軍的需求。因而接著出現大噸位的「砲艦」—安裝口徑更大、射程更遠，管數更多的火炮。不過這時候火炮的技術還使用螺式砲門(請參考圖四)—射擊結束，水兵要像「拆螺絲釘」般地将「門體」解除，再從砲管後方塞入砲彈、裝入發射藥，然後再把門體像「上螺絲釘」般地鎖回去。

這種「上、下螺絲釘」的作業既耗時又費力，因而射速很慢。

既然慢，那就得要求「射擊品質」，也就是提升火炮的「射擊精度」。

知道早期艦砲時代，大口徑火炮如何瞄準敵艦嗎？講到「瞄準」，你應聯想到步槍射擊的瞄準，那包含了靠近眼睛的「瞄準瞻孔」，以及位於槍管前端的「準心」。大口徑火炮的射擊可能比照辦理嗎？砲管前端裝上「準心」是聞所未聞的設計。只可能在砲長的身邊、平行砲管的方向，安裝類似的「瞄準瞻孔」與「準心」(合稱「射擊鏡」)。不過，這種設計，「瞄準瞻孔」與「準心」之間的「參考線(Line of sight)」不長，對於數百碼之內的目標或許有效，對於幾千碼之外的遠目標就不切實際。

如何提升射擊精度？很簡單，就是「拉長」「瞄準參考線」的長度。

船上存在一條「現存」的瞄準參考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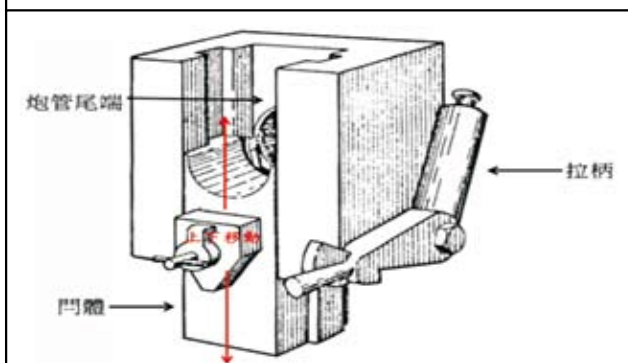
圖五 艦長的瞄準參考線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圖六 定遠、鎮遠外觀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圖七 立楔式砲門

資料來源：〈第4章:砲身部分〉，Baidu貼吧，<http://tieba.baidu.com/p/258332187>(2014.2.20)。

極長、極準，我前面提過，是哪一條？

沒錯，就是駕駛臺的「正中」到「艦艏」（請參考圖五）。而且，更重要的，這條參考線的瞄準者不是別人，而是全艦的最高指揮官——艦長！眼見為憑，不是嗎？

所以該階段的艦船設計，全艦主要火炮都與「船舳線」平行，兩舷只安裝有限、點綴式的小口徑火炮(如圖六)。可惜，這種小口徑火炮(通常是50mm以下的「機關砲」)只能嚇嚇一般民用商船，對鐵甲艦作戰的勝敗無足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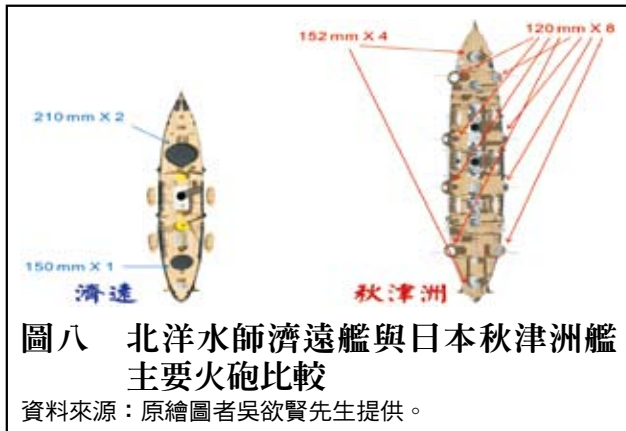
圖六是北洋「巨艦」定遠與鎮遠，它的兩門主砲、兩門副砲都是與「船舳線」平行。請注意它的右舷，幾乎是空蕩蕩的，只有零星的小口徑火炮。這就是北洋水師購艦、造艦的年代。這年代的戰艦如果要講「發揚火力」，其一是艦艏，其二是艦艉。因而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接戰之初，採取的是發揚艦艏火力的橫隊。因為如果採取縱隊，各艦主要火炮瞄準的都是位於前後的友艦。

(4)速射砲：

由於螺式砲門的射速太慢，往往一、兩分鐘才能射出一發，戰火打到熱頭上，經常讓使用者焦急得跳腳。如何提升火炮的射擊速度呢？一個是縮小口徑一口徑越小火砲就越容易操控，射速也就越快。另一個是砲門與砲管尾端的結合方式，捨棄以往旋轉的「螺式砲門」，採用新式「楔式砲門」（又稱切斷式砲門）。

楔式砲門不靠螺紋的「旋轉」，而是垂直上下(立楔式砲門)，或左右移動(橫楔式砲門)。例如圖七，砲彈入膛以後門體向上移，擋住砲管尾端；射擊結束，砲手用力拉動門體「拉柄」，門體垂直向下，「吭」地一聲就讓出砲管尾端的「砲彈裝填口」。

我很清楚楔式砲門的工作原理，因為陽字號5吋砲就使用這種砲門。



經過改良，「速射砲」的射速誠如它的命名，平均是螺式砲門火炮的6至7倍。很不幸，這就是日本購艦、造艦的年代。由於日本聯合艦隊多半採用速射砲，所以除了位於艦艏、艦艉的「大口徑」火炮，兩舷還安裝多門「橫置」、「中口徑」的速射砲。例如圖八是等比例縮小的濟遠艦與秋津洲艦，可以清楚看出北洋艦隊與日本聯合艦隊火炮配置的差異。

從圖八可知，對日本而言，發揚舷側火力的縱隊就成了首選。

也因此，如果能瞭解這階段造艦技術的演變過程，我們應明白在戰法的運用方面，由於「戰具左右戰法」，所以日本聯合艦隊並沒有特別聰明，清朝北洋水師也沒有特別愚笨。

參、定遠、鎮遠「梯列砲陣」砲塔是嚴重錯誤的設計

所謂「梯列砲陣」就是把主砲「前後」錯置，裝在偏離甲板中線的左、右兩舷（請參考圖九）。

圖九不是很清楚，請再參考圖十，「前



圖九 定遠艦俯視圖
資料來源：〈馬幼垣談甲午海戰中日軍力對比〉，東方早報，<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5/26/1004061.shtml>(2014.2.20)。



圖十 定遠艦立體圖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圖十一 定遠艦「兩門、四管」305mm主砲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桅」稍後，那座黑漆漆的圓型砲塔就是定遠艦右舷305mm主砲。

如果想再看清楚一點，那就是把兩門主砲抽離出來，如此就成了圖十一。

看到這，應清楚什麼是「梯列砲陣(en echelon)」。華人界某位史學權威，針對「梯列砲陣」將定遠、鎮遠貶得一文不名。認為此兩艘北洋水師引以為傲的巨艦是中看不中用的廢物，也由此證明北洋水師是一群廢

物。

當初看到圖九，我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航空母艦，它的艦橋不僅偏離「船舳」，而且偏得很遠(如圖十二)。

對於史學先進的質疑，我的觀點如下：

一、艦船不見得都是「對稱、平衡」的設計

這現象從圖十二(現今最尖端的戰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單設計可能不對稱，船體結構也可能偏離龍骨軸線。這種船「穩定」嗎？沒問題。因為這些不平衡、不對稱，可以從船艙的「壓艙鉛塊」，或是調整「壓艙水櫃」取得平衡。

從圖九就斷言定遠、鎮遠在風浪變壞時，船體顛簸的程度必會加大，進而影響火炮射擊精度——很抱歉，這是不瞭解鐵甲船設計的外行說法。

二、船體「上層結構」設計本來就有所取捨

在海軍服役時，我曾經是海軍總部武獲室「先進戰系艦」的專案參謀。什麼是「先進戰系艦」？就是把成功級艦的MK92戰鬥系統拿掉，改裝類似神盾級艦的戰鬥系統。那是非常巨大的船體「設計變更」。為了瞭解變更設計的風險，我多次和船舶設計公司討論可能的「上層結構」布置，也才明白船體的「上層結構」必然有所取捨。例如每個雷達都希望安裝在「最高」、能夠「全向偵蒐」的桅頂、每門火炮都安裝在射界最廣的「高處」——可能嗎？而一個裝備通常只能提供一項「服務」。好比說照明雷達，想要同時精確攻擊10個空中目標，通常就需要10部照



圖十二 航空母艦外觀

資料來源：〈日本時事通信社專集：世界上的航空母艦〉，龍騰網，<http://www.ltaaa.com/wtfy/7378.html>(2014.2.20)。



圖十三 美海軍派里級巡防艦

資料來源：〈Real designs〉Shipbucket <http://www.shipbucket.com/images.php?dir=Real%20Designs/United%20States%20of%20America%20FFG-7%20Oliver%20Hazard%20Perry%201977.png>(2014/2/26)。



圖十四 定遠艦主、副砲位置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明雷達——可能嗎？

實際參與戰艦「上層結構」的設計工作，你會很清楚，所有裝備都有它的限制。不要說甲午海戰那個年代，如今戰艦也全都存在類似問題。若是不信，請看看美國派里級艦安裝在船舳的76mm快砲(圖十三)，它前後都是凸出的建築，射角限制非常大——我們能

夠由此批判派里級艦的76mm快砲是一門廢砲嗎？

凡事都不可能求全。以我的經驗看圖十四，定遠艦兩門主砲、兩門副砲的設計考量應該如下：

毫無疑問，主砲最佳位置是艦艏與艦艉，也正是副砲的位置。可惜，主砲的砲塔太大、太重，艦艏與艦艉擺不下，只好移到船舳船體較寬處。至於艦艏、艦艉副砲口徑的選擇，應該是船體設計所能容納最重的150mm砲。

另外在船舳，如果兩門主砲能夠平衡、對稱地擺在左、右舷，也不錯。也很可惜，主砲砲塔的直徑太寬(仔細看，右舷主砲超出船舷)，只好「一前一後」稍微岔開了點距離。即使擺在這，請注意右舷主砲的射角——就我的觀點看，這遠比今日許多現代戰艦火砲的射角還要大。如此便批評定遠是「中看不中用」的廢物，史學家的標準實在太嚴苛了吧？

三、國防就是存在、存在爲了鎮嚇

什麼是國防力量？真的要打一仗，把敵人打得稀巴爛？如今戰爭只要開打，不管勝敗，國家的經濟、人民生活的安定都輸了！

國防就是存在，只要存在就具備鎮嚇的功效。

好比我們準備和菲律賓開戰，海軍會做的第一個研究是翻開《詹氏艦船年鑑》，查看菲律賓的海軍實力。而只要裡面某一型艦船寫一個「1」，我們就要有所防衛。例如菲律賓的潛艦數字是0，我們幾乎就可以忽

視所有來自水下的攻擊。反之，縱然菲律賓只有1艘性能極差的柴油動力潛艦，我們為反潛所做的投資，可能就是他們購買1艘潛艦價格的10倍。

從這個觀點看定遠與鎮遠，誰能說它不具備鎮嚇的效果？最起碼，當年日本為了打倒定遠與鎮遠，特別訂購價格不菲的「三景艦」——連如此優秀的日本海軍都被「威嚇」到，今天回頭斷然評議，硬說定遠與鎮遠的設計錯誤，這對北洋水師公平嗎？

肆、方伯謙的功過

方伯謙是英雄或狗熊，這是甲午海戰最具爭議的公案。如今過了120年，經過無數學者與專家的討論，此爭議不單未見平息，反有益發激烈之勢。也因為對於方伯謙的功過爭議是如此兩極，此處請容我多花一些篇幅說明。

查閱所有史料，撇開情緒性的批評，對方伯謙戰場處置有憑有據的指控計有五項：

一、豐島海戰中懸掛白旗投降³

豐島海戰時濟遠艦以一敵三，更遭日艦浪速窮追猛打，穿梭在彈雨中的濟遠九死一生，倉促間方伯謙下令升起白旗。

事實上也有史學家反駁，濟遠不可能懸掛白旗。

為什麼不可能？因為船上根本沒有「白旗」的配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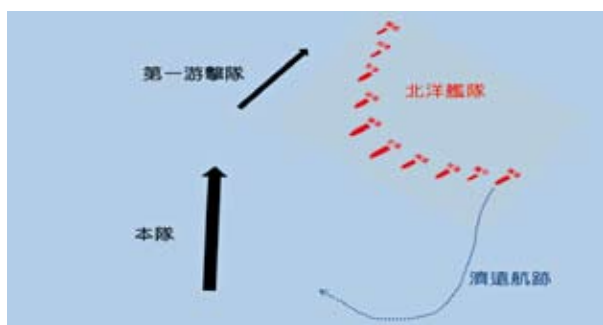
的確沒有。別說是軍艦，你看過哪個作戰部隊隨時隨地帶一幅「準備投降」的白旗？就算濟遠使用白色床單或白色內衣臨時替

註3：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書局，2011年)，頁51。



圖十五 黃海海戰開戰之初，日清雙方陣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圖十六 濟遠艦航跡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代白旗，它要如何和「旗索」結合？你看過艦上的「旗索」與「旗環」嗎？你知道軍艦「信號旗」的結構嗎？在高速航行的強風中，可能隨便綁一綁就升上桅桿嗎？升上去以後還能順利展開，讓它看起來像一面旗幟冉冉飄揚？

許多事情說起來容易，實際做做會清楚，難度很高。

就算方伯謙升了白旗，在我看起來也是詐降，為的是拖延日艦的攻擊。戰爭本來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求勝、求生。所謂「兵不厭詐」，不是這樣嗎？最起碼濟遠艦最後安

然返港，並沒有投降或被俘。

再強調一次：

做個成仁取義的烈士，悲壯啊！

雖然悲壯，但是容易。

難的是大敵當前猶能竭盡全力，再帶著部屬活著回去！

二、黃海海戰開戰之初，濟遠加速向旅順港方向航進，試圖逃亡

這說法來自旗艦定遠。開戰之初，旗艦定遠居中，濟遠位於左翼最外側(如圖十五)；此時定遠距離濟遠大約2,000到2,500碼，等到與日本第1游擊隊的領先艦吉野的距離縮短到5,700碼時，定遠率先發射第一砲。

請看圖十五，如果你是濟遠艦長方伯謙，此時「加速、左轉」的目的是什麼？可能是逃亡嗎？就我的感覺剛好相反：濟遠是急於求戰！前文我清楚地解釋過，戰時加速是為了「迅速轉向」；而迅速轉向的目的則是使用「艦艏」瞄準敵艦。至於左轉，那是為了避開右邊的友艦，同時可以「一路」從日本「本隊」尾巴的殿後艦「掃射」回來。

事實也是如此，當天濟遠航跡(如圖十六)，它一路追著本隊最尾的比睿、扶桑打回來。

濟遠急於求戰、求功的表現，從居中、遠處的旗艦定遠看過去，不有點像「開戰之初便試圖加速往旅順方向逃亡」？

三、黃海海戰撞沉擱淺的友艦揚威⁴

黃海海戰的地理位置(如圖十七)。

當時北洋水師由右上(東北)往左下(西南)航行，日本聯合艦隊正好繞過海洋島，

註4：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書局，2011年)，頁57。



圖十七 黃海海戰作戰海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圖十八 北洋水師編隊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由左下往右上航駛。接戰之初，北洋水師編隊(如圖十八)。

請注意圖十八，方伯謙率領的濟遠在編隊最左側，被撞沉的揚威則在最右側(雙方直線距離至少4、5,000碼)。黃海海戰在1894年9月17日12:50開戰。開戰後半個多小時，揚威被日本第1游擊隊4艦砲擊得遍體鱗

傷，不得已只好提前退出戰場。

那時中日雙方艦隊的位置概如圖十九。

日本聯合艦隊除了一馬當先的「第1游擊隊」4艘戰艦，後方不遠處還有「本隊」6艘戰艦。揚威被圍困在最「右上」角—想要脫離戰場，它會往哪個方向撤退？當然是它的來處，也就是圖十九右上角的「大鹿島」方向。

揚威確實也往該處水域脫離，之後在大鹿島西南約7哩的淺灘處擱淺(圖二十)。

揚威之所以擱淺，並非海域不熟，而是船殼因受到砲擊，破裂進水，再航行下去就要沉沒了。為了保船(戰後可以拖回船廠修理)，揚威不得已選擇了擱淺。揚威擱淺之後，濟遠繼續在戰場激戰了兩個小時，艦體中彈達70餘發，官兵死7、傷13。這時濟遠



圖十九 日本第1游擊隊集中火力攻擊落後的揚威與超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圖二十 揚威擱淺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可說是彈盡援絕(艦艏主砲彈全數耗盡，只剩艉砲數發)，方伯謙起了撤離戰場的想法。作戰全程，濟遠基本都保持在戰場的西南(左下)角，而脫離戰場後濟遠朝旅順方向航駛(圖二一)。

單看文字描述，一般人還看不出個所以然。可是，一旦瞧見圖二一，即使再外行的人也明白：濟遠可能駛向揚威擱淺的海域嗎？濟遠駛往揚威擱淺的海域，再回到原點，即使全程採取高速大約也要三個小時——哪個



艦長會笨到選擇這種「耗時費力」的航線？況且這條航線還要兩度穿越「主戰場」—全世界有這種「逃亡」方式？

再加上中日雙方的戰史都有描述，濟遠脫離戰場後直接朝旅順的方向航駛，日本第1游擊隊還在後方追擊了半個多小時。一去一回，日本第1游擊隊4艦因追擊濟遠而離開主戰場一個多小時，間接分散北洋水師主力被圍攻的火力—單就此點來看，濟遠不單無過，還應被記一功。

此外，濟遠吃水5.25米、排水量2,300噸，揚威吃水4.27米、排水量1,350噸。揚威都會擱淺的海域，吃水更深的濟遠怎麼可能「來去自如」？

第三，濟遠脫離戰場的時間是15:30，如果直接駛往東北，撞到揚威的時間約在17:00—這時天色明亮，方伯謙竟眼睜睜地撞向「一動不動」的友艦—只要你曾經身為

海軍、當過一艦之長，都會明白這是荒唐至極的講法。即使後有追兵、慌不擇路，抵達揚威擱淺位置時也是一個半小時之後。這時日本第1游擊隊早已折返，單獨航行的濟遠還有什麼壓力會造成方伯謙「慌不擇路」？

當然，類似的反駁早有專家提出。可是聰明的史學家又想出一種可能：揚威在開戰或脫離戰場之初，便在混戰中被濟遠撞傷—可能嗎？

請回頭仔細看圖十八與圖十九。濟遠與揚威分別在編隊的左、右翼「最外側」。揚威因艦齡老舊、航速慢，因而在接戰之初就被日本第1游擊隊困於戰場的右上角。濟遠作戰全程幾乎都保持在戰場的左下角。揚威不可能，也沒能力運動到濟遠活動的海域。濟遠更不可能接近揚威，否則就必須在「開戰之初」從左下角駛往右上角，穿越打成一團的「主戰場」—果真如此，濟遠是何等英

勇！

看到這你應明白，歷史對方伯謙最嚴厲的指控一撞沉業已擱淺的揚威，顯然是嚴重的錯誤—倘若基於這個論點否定方伯謙的為人，然後再加入其他情緒性的批評，好比說：「……是個熊蛋包，貪生怕死……，各船兄弟看了，沒有不氣憤的，都狠狠地罵：滿海跑的黃鼠狼」⁵，又好比說：「方伯謙置之不顧，茫茫如喪家之犬……，驚駭欲絕，如飛遁入旅順口」⁶，你認為這些「人云已云」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四、豐島海戰棄主體(高陞與操江)、拋屬艦(廣乙)、臨陣脫逃

這是相當具有爭議性，也相當嚴重的指控。不過，豐島海戰方伯謙是唯一獲得朝廷褒揚的英雄；假如接下來沒有黃海海戰的慘敗，或甚至北洋水師獲得全勝，這指控可能出現嗎？當然，成敗論英雄不應是評論的主軸。然而以我蒐集各方面史料對方伯謙的瞭解，深深感覺他聰明有謀略、知所進退，而不是橫刀立馬、一往直前的赳赳武夫。

試看豐島海戰，身為任務指揮官的方伯謙採取了哪些謀略？

(一) 下令威遠先行返航

豐島海戰濟遠為「護航支隊」旗艦，方伯謙為任務指揮官，屬艦有廣乙與威遠兩艦，保護的「主體」依序為愛仁、飛鯨、高陞(為降低風險，三艘商船錯開時段執行運補任務)。在第二艘運兵船飛鯨執行卸載任務時，方伯謙得到情報：日韓已在皇宮交火，

日本大隊支援兵力可能第二天就到。眼見事態緊急，方伯謙考慮威遠是木船，航速慢，不能承受砲火，萬一開戰，白白損失一船，於是下令威遠於開戰前一晚先行離隊，逕自返回母港。

護航支隊只有3艦，運補任務猶未完成就先讓威遠離開—如果方伯謙是貪生怕死之輩，可能做此決定嗎？別忘了「合則力厚」！然而方伯謙非常瞭解日本聯合艦隊的實力，深知即使3艦一起行動也是「戰無可戰」，因而下令威遠先行返航。

這處置肯定讓北洋水師在豐島海戰中少損失一艦。也由此可見，方伯謙是知所進退、有承擔、具應變能力的指揮官—難道這不是丁汝昌指派他擔任護航支隊指揮官的原因？

(二) 拋屬艦廣乙

豐島海戰北洋水師僅濟遠、廣乙兩艦。開戰未幾，廣乙在日艦連串的攻擊下，官兵死傷慘重。眼見不敵日艦，管帶林國祥下令轉向東南，穿過「長安堆」與「鞍島」附近的淺灘區(圖二二)。因為日艦吃水深，無法尾追吃水淺的廣乙。等到廣乙穿過長安堆，浪速因水淺未敢尾追。廣乙利用這時機還擊浪速，命中乙發，砲彈射穿浪速左舷側，打斷艦艏備用錨鍊，損毀錨機。廣乙繼續南駛直到擱淺，官兵71人獲救—從這段紀錄研判，脫隊應是廣乙艦長林國祥自己的決定。

如果你是方伯謙，面對圖十九的戰況，你要如何處置？

回頭營救廣乙？我不認為有任何頭腦清

註5：戚其章，《甲午戰爭新講》(上海：中華書局，2009年)，頁136。

註6：戚其章，《甲午戰爭新講》(上海：中華書局，2009年)，頁137。



圖二二 廣乙穿過長安堆攔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圖。



圖二三 濟遠艦與日本第1游擊隊俯視圖

資料來源：原繪圖者吳欲賢先生提供。

楚的指揮官會做這種決定。遑論有無可能「營救」，更別忘了廣乙排水量1,030噸，濟遠排水量2,300噸，誰能擔保濟遠能安全通過廣乙駛過的淺灘？

(三)棄主體高陞

廣乙攔淺以後，日本第1游擊隊緊追濟遠不放。濟遠全速向西撤離，並利用艏砲回擊尾追的日艦。正酣戰間，方伯謙忽瞧見西邊兩艘汽船駛來，分別是英籍商船高陞，以及滿載軍械的操江。高陞是清廷租用英國運兵船的第三艘，從塘沽起航。操江是北洋水師的運輸船，從威海出發。兩船駛近豐島海域不期而遇，於是結伴同行。

確定來艦是友軍，方伯謙以旗號通知：與倭開戰，速向西撤！

得到旗號，操江旋即調轉航向，全速向西撤退。然而，因高陞為英籍商船，懸掛英國國旗，船長、船員也都是英國人，自認不受中日開戰影響，未理會濟遠旗號，堂而皇之繼續東行。

如果你是方伯謙，這時要如何處置？

千萬別忘了在此決策的時刻，誰能預測日艦膽敢挑起國際事端，攻擊英籍貨輪高陞？誰又能預知高陞會被擊沉，進而造成搭載清軍官兵871人、高陞船員62人遇難之慘事？事後回頭看，似乎不可原諒。然而在當時，前述兩個問題都是變數，濟遠有必要調轉回頭，執行一個「毫無勝算」，也可能「並無需求」（日艦怎膽敢攻擊英籍貨輪）的護航任務？

(四)棄主體操江

至於運輸艦操江，排水量只有640噸，艦齡20年，最高速率8節—即使全速西奔，沒多久也被最高速率19節的日艦秋津洲追上。如果你是方伯謙，這時會調轉回頭營救操江嗎？

考量這問題之前，請先瞭解濟遠與日本第1游擊隊的戰力比較（請參考圖二三）。

圖二三是等比例縮小的俯視圖（看看它們的大小差異），此四艦的相關資料如下：

1. 濟 遠，排水量2300噸，最大航速15節，主砲210mm X2、150mm X1。
2. 吉 野，排水量4225噸，最大航速22節，主砲150mm X4、120mm X8。
3. 浪 速，排水量3709噸，最大航速18

節，主砲260mm X2、150mm X6。

4. 秋津洲：排水量3150噸，最大航速19節，主砲150mm X4、120mm X8。

請仔細比較上述資料，如果你是方伯謙，調轉回頭的濟遠有任何勝算嗎？主砲的數字差異(3:32)也就算了，更別忘了，濟遠是老舊的火砲，日本各艦兩舷都是射速達6、7倍的速射砲——在這種狀況下，仍認為濟遠有必要調轉回頭者，我只能說：悲壯啊！

雖然悲壯，但為了一艘老舊、噸位小的運輸艦，犧牲一艘新式、噸位大的巡洋戰鬥艦，孰重孰輕不清楚嗎？當時方伯謙若略有絲毫猶豫遲疑，放慢航速，我們幾乎就可以肯定在豐島海戰，濟遠不是被日艦擊沉便是遭到俘虜。

五、黃海海戰未盡全力，先行脫離戰場

坦白說，豐島海戰方伯謙為任務指揮官，戰場上的行動都由他自己抉擇，責任也由他自己承擔。因此不管他採取什麼行動，只要說得出合乎情理的原由，北洋水師就應坦然接受。可是，黃海海戰方伯謙只是參戰艦艦長，沒有經過指揮官的許可便逕自脫離戰場——以現代海軍的觀點來看，我必須說：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不過，我也設身處地為方伯謙想了想，可能的理由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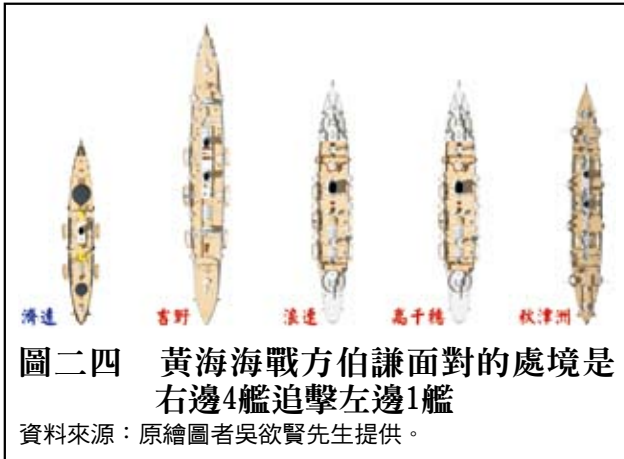
(一)那年代通訊依靠「視距內」的旗號，不像現今擁有各式便捷的無線電通訊。因而在混戰之際，特別是與旗艦距離拉開，雙方難以建立有效的旗號通訊時，「自行決定後續行動」的心態便遠遠強過今日。

(二)黃海海戰北洋水師分成5個小隊，先行離開的濟遠與廣甲同為第4小隊，方伯謙為小隊長(這也是事後方伯謙被斬首問罪，廣甲艦長吳敬榮僅處以「革職留營，以觀後效」的原因)。開戰之初旗艦定遠帥旗被敵人砲火打落，信號索具遭到損毀，信號旗臺無法使用⁷，通訊頓失，使得在後續的作戰中，北洋水師不單無法改變陣式，各艦也陷入群龍無首，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況。也因此，在無法和旗艦取得通信的前提下，小隊長方伯謙決定自力救濟，在戰場危疑震撼之際毅然決然採取果斷的應變措施不是情有可原？

(三)濟遠撤退時已經在戰場激戰了2個小時50分，艦體中彈計70餘發，官兵死7、傷13，艦艏主砲的砲彈全數耗盡，只剩艉砲數發。這時即使濟遠不退，又能對戰局做出多少貢獻？當然，國防就是存在——只要濟遠存在戰場，對戰局就可做出或多或少的貢獻。可是別忘了，濟遠脫離戰場時正好和日本第1游擊隊4艦糾纏不休(如圖二四，多了日艦高千穗，比豐島海戰更惡劣的處境)。面對此劣勢，濟遠順勢往西，朝淺水區航駛，也許起初方伯謙並無脫離戰場的念頭；只是一路被迫擊了半個多小時，待日艦調轉回頭，縱然方伯謙此時也想回頭，又要耗多久的時間才可能會合北洋水師主力？試著想一想方伯謙的處境——戰場一片混沌，他完全看不到，也無法得知主戰場的狀況，自己本身又處於「戰無可戰」的劣勢。

請仔細看圖二四，方伯謙引誘日本4艘

註7：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書局，2011年)，頁56。



戰艦離開主戰場達一個多小時，還能安全帶著濟遠返回旅順軍港，如此沒有資格被稱為「聰明有謀略、知所進退」？

如果處於現代，擁有便捷有效的無線電通訊，方伯謙不經請示便逕自離開戰場，我完全同意他罪應致死。可是，請設身處地想一想北洋水師的年代，通訊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旗號；撇開信號臺是否被摧毀、雙方是否在視距內，單單是要求信號兵發送「本艦彈藥耗盡、請示離隊」的旗號，在砲聲隆隆、敵來我往、煙硝蔽天的混亂戰場，假如你見過信號兵發送與讀取旗號的過程，或許會明白那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伍、其他數項評議

一、北洋水師到日本長崎造船廠進行定期保養

1886年7月，北洋水師抵達朝鮮元山一帶巡弋操演，後又前往俄國訪問。由於鐵甲艦在長途航行之後須保養維護，而當時清廷的旅順軍港尚未完工，李鴻章遂下令丁汝昌率領鎮遠、定遠、威遠，以及濟遠四艦前往位於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所進行檢修工程。

這事在某些史學家眼中被視為荒唐至極的蠢事——居然遠赴敵境、坐上船塢塢臺，這不等於脫光了身子暴露在敵人眼前，把所有艦船機密送給敵人⁸！

會得到這結論的人，肯定不懂軍艦。好比說定遠艦駛進造船廠，坐上乾塢，日本人能夠看到的就是如圖二五。

請問看到圖二五，日本海軍能夠得到什麼祕密？從而認定定遠艦的某個部位存在某個弱點，以致在後續的戰鬥中集中火力攻擊該部位，並進而獲得戰爭的勝利？別開玩笑了，別說是那麼古老以前的戰艦，裝備簡單到「一目了然」；即使現代戰艦，好比說美軍紀德級驅逐艦，行家只要站在碼頭，看看它的外觀——幾條鞭型天線、幾座射控雷達、幾座照明雷達、什麼型式的對空雷達、何種火炮、何種電戰系統、何種飛彈發射架……等，就會清楚這型戰艦的能耐與限制。

然而，對於外行人，由於看不懂，所以認為有什麼不得了的祕密。其實什麼祕密都沒有。北洋水師4艘最先進的戰艦遠赴日本

註8：馬幼垣，《靖海澄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191。

做定期維護與保養，第一，那是迫於無奈（旅順軍港船塢尚未完工）；第二，那不蠢，也不笨，反而有「國防就是存在，存在為了鎮嚇」的功效。例如日本人在近距離瞧見定遠艦的巨砲（圖十一），他們會有什麼感想？

會不會因而產生鎮嚇的效果？

二、北洋水師訓練不濟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福龍」魚雷艇艇長蔡廷幹。

福龍艇在黃海海戰時，分別在距離西京丸約200、85，以及36公尺各發射一枚魚雷。總共三枚，居然全都錯過西京丸4,100噸的巨大艦身⁹。

什麼原因在這麼近的距離錯失這麼大的目標？

今人很難從有限的史料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大膽猜測如下：蔡廷幹從不曾操縱福龍艇，對一個「移動」的水面目標進行射擊演練。實戰中，水面目標會緊急加速、大角度轉向以迴避魚雷攻擊——如果要實兵演練，萬一在迴避過程中水面艦的俾葉絞到魚雷呢？不是機率高低的問題，而是誰敢勇於承擔這責任？更有甚者，或許北洋水師的魚雷數目有限，蔡廷幹從來沒有發射過實彈。就好像現今的戰艦艦長，又有多少人擁有發射飛彈的實際經驗？

不管如何，訓練不濟的責任在誰？我們能因此而判定蔡廷幹是廢物、是白癡？

蔡廷幹後來在民國時代升到海軍中將，晚年退休後受聘到燕京與清華大學擔任客座

教授，一生豐功偉業無數。若是不信，不妨上網查一查蔡廷幹的資料¹⁰。

舉蔡廷幹的例子是想說明，甲午海戰北洋水師一個小小的魚雷艇艇長，日後竟有如此成就，由此不難聯想，北洋水師的高層絕非一群笨蛋。

陸、結語

除了前述負面評議，還有其他許多奇奇怪怪、光怪陸離的批評，我無法一一例舉，因為有的實在不值一駁。不過，建議日後看到這些負面評議時，請依據以下三大原則先行過濾：

一、是否為情緒性語言？

什麼不負責任、指揮無度、調度無方、軍紀不整、貪功怯戰、戰技過時……，請問衡量這些名詞的標準是什麼？批評北洋水師的專家學者們，請你們在瞭解海軍的特性以後再提出有憑有據的指控，不要以訛傳訛、人云己云。

二、是否合乎情理？

例如豐島海戰有這麼一段記載：操江艦長王永發見濟遠被3艘日艦追擊，嚇得手足無措，幾欲自殺，所幸被船上丹麥籍電報局職員彌倫斯勸住（彌員搭船前往漢城，擔任漢城中國電臺臺長），並在彌倫斯的指點下，將丁汝昌托帶的文件全部投入爐火焚毀，又準備將船上載運的20萬兩餉銀投入大海，以免資敵¹¹。

看到這段內容，你認為合乎情理嗎？假

註9：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書局，2011年），頁58。

註10：蔡廷幹，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5%BB%B7%E5%B9%B9> (2014.2.20)。

註11：雪珥，《絕版甲午》（臺北：大地出版社，2010年），頁150。

如是真的，王永發真是超級窩囊廢；同時之間，那位年紀輕輕的洋人又是何等的英明睿智！可是，只要想一個疑點：敵人來意還不明確，遠遠瞧見日艦，身為一艦之長的領導居然就要自殺！

天啦，他是勇敢或膽怯？

命都不要的人，不是勇敢無畏嗎？

三、誰該為錯誤負責？

許多對北洋水師的負面評議，其實錯都不在北洋水師。好比說朝廷內鬥造成軍備落後、購買過時的戰艦與火炮、錯誤的戰略指導、彈藥儲備不足、把希望寄託在外交調停斡旋—這些決定是北洋水師的權責範圍嗎？另外，有些過失的確也在北洋水師。例如訓練不濟、人才培育不實、輪調制度不全、晉升管道不順暢、外行指導內行……等，然而在面對這些評議時，我希望你能加入兩個思考角度：

(一)此為北洋水師所獨有，或整個中國醬缸文化的一環？

如果係屬醬缸文化的一環，為何要把怒火獨獨發洩在北洋水師的身上？

(二)進步勢須歷經既定過程，不可能一步登天。

既然不可能一步登天，請給中國第一支自力建設的北洋水師一個合理的成長空間。

我不是認為北洋水師有多麼優秀，然而處於當年那個封閉、保守、腐敗、暮氣沈沈、內鬥不休、強敵覬覦環伺的戰略環境，建軍備戰能有那個結果，即使談不上功，也不應背負千古罵名。縱然要罵，不也應罵得有憑有據、合情合理？

最後想說一句發自心底的話：

甲午海戰那個亂七八糟、貪污腐敗、沒有希望、沒有未來的混帳年代，整個中國上上下下，唯一還上得了檯面的只有北洋水師！

<參考資料>

1. 弘治、張鑫典、孫大超，《盛世之毀》（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年）。

2. 李邁先，《西洋現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

3. 林明德，《日本通史》（臺北：三民書局年，1995年）。

4. 宗澤亞，《清日戰爭》（香港：商務書局，2011年）。

5. 馬幼垣，《靖海澄疆》（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

6. 陳悅，《北洋海軍艦船誌》（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

7. 雪珥，《絕版甲午》（臺北：大地出版社，2010年）。

8.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9. 戚其章，《甲午戰爭新講》（上海：中華書局，2009年）。

10. 黎東方，《中國近代史》（臺北：復興書局，1983年）。

11. 鴻鳴，《甲午海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



作者簡介：

黃征輝先生，備役海軍上校，海軍官校69年班，美波士頓大學系統工程碩士，三軍大學參謀學院87年班，現為專職作家。